



西部的咏叹

孙见喜◇著

西安出版社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的咏叹

孙见喜 著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的咏叹/孙见喜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5.12
(丝绸之路丛书)

ISBN 978-7-5541-1335-6

I. ①西…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6595号

丝绸之路丛书

西部的咏叹

作	者: 孙见喜
出	版: 西安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85253740
邮	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发	行: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影视演艺大厦14层 11401、11402室)
印	刷: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1335-6
定	价: 32.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68206233 68206222 (传真)

目
录
CONTENTS

辑一 西行散记

- 002 / 雄性的黄河
006 / 胡杨礼赞
012 / 库尔勒的黄昏
016 / 天山夜行
020 / 塔里木有一伙人
024 / 白杨沟油画
028 / 曲江唐韵
031 / 三代人的秦腔梦
035 / 终南三弄
041 / 三原写风
045 / 礼泉散记
048 / 商州的灯
054 / 青城观雾
057 / 太白山风物记

辑二 丝路掠影

- 064 / 清明雨
068 / 雨后荆山塬
071 / 野菊
074 / 寒塘鹤影
078 / 小河涨水
082 / 翠华云水
084 / 野塘
088 / 耀州阿姑
091 / 峡的遐想
093 / 坡上风景
096 / 古原即景
100 / 苟村
104 / 林泉远思

辑三 人文漫笔

- 110 / 暮归
- 113 / 屠刀丢失之后
- 119 / 垛口圆月
- 123 / 贯通老人记
- 125 / 未完成的老人像
- 133 / 雷珍民先生二三事
- 137 / 铁笔胡其人
- 142 / 王延年：血管与地壳同律动
- 152 / 鹤坪的五马长枪
- 159 / 卖艺西门口
- 163 / 俄罗斯碎片

辑四 丝路新咏

- 168 / 西部的咏叹
- 174 / 上巳节说古
- 178 / 书院与独立思想
- 184 / 西安城墙与数据时空
- 189 / 西安文化漫议
- 194 /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
- 198 / 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 206 / 柞水观天
- 210 / 西秦酒中仙
- 220 / 金石文化断想
- 229 / 从《后花园》看方英文的
文化立场
- 233 / 读书与民族精神的生成
- 238 / 古树档案

辑

一

西行散记

雄性的黄河

熬受了两天的颠簸，吃进了几千克的黄土，总算看到黄河了，却原来是窄窄的一道沟儿，十米八米的样子，似乎撑着一根竹竿就可以从山西跳到陕西。说什么波澜壮阔哟，说什么民族的摇篮哟，悠游的雅兴败坏殆尽，这黄河其实就不是个玩意儿！

在禹门以下，温柔的河水很贴合了我想象中黄河母亲的样子。她波澜不惊，没有喧哗，默默流走的形象使我想到了中国农村千百万的劳动妇女。没有花头帕，甚至没有蓝围裙，在很局促的厨间绕着锅台转，在明丽的清晨或细雨的日暮，她们躬耕垆野，其心性博大、五体强劲不亚于男人。所以一出禹门，河面冲开，就又有了老嫗般的宽容和宁静。听人说，黄河里有桶粗的大鲤鱼，鲤鱼冲跳龙门而后幻化巨龙的景象相当壮观。其实，这只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童话。现实是，黄河的鱼儿只有铅笔头那么大，且根本不是鲤鱼而是白条、沙罐之类。有渔夫在那里一网一网地捞，十条八条地捡，论其不值辛苦，他淡淡地笑了，说：“喂鸡嘛，闲着也是闲着！”

这一切都叫人失望。想那源远流长的大河文化，想那彩陶碎片

带出的历史沉积，别说丁村人的头盖骨，河套人的石器，哪怕能捡到一块熏黑的胶泥碎片，也可寄托一点干硬的猜测和想象。可是眼下的黄河滩，竟连一块鹅卵石也没有；浅薄的风光染不绿岸边的草木，连掐一片杨叶带走一片记忆这类简单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于是，年轻的司机提议再朝上游去，说那里有一个壶口瀑布，文化人都喜欢到那里去寻找感觉。

于是我们去寻找感觉。不想在河东的吕梁山里迷了路，一腔肿胀的向往塌缩得提不起半点精神，十几个小时的粗糙公路荡得人肠胃都作了颠倒。终于，在日暮时分，来到一处河流的峡谷，不知谁说了一声“无定河”，大家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判断。没有人发什么议论，唯见雾一般的黄土在峡谷里任性奔跑，忽而东岸，忽而西岸，仿佛不是风，而是一种神秘的搬运。小河窄窄的一绺儿，灰暗的水色往南游动，无法想象它会叮当作响。忽然有人惊呼：“黄河！”且指看崖石上的两个字。遂停车打问，方知足下的土地是山西吉县，过了河上的桥那边就是陕北宜川。

“这真就是黄河哟!”我不由暗暗叫苦。我们追寻到的竟是如此黑瘦矮小的家伙，连禹门口那“老嫗”膝下的小沟沟都不如，我们这是何苦来着？

观两岸的巉岩，皆龇牙咧嘴状，仿佛东西两岸的秦晋大地原来是咬合着的，只是因为这水要找出路才不得被撕开。你想，这软物和硬物亿万年来曾有过多少艰苦的磋商和妥协……

可是，在壶口，我们都被震住了。整条黄河的泥水，由环形崖上扑下，从东北西三面压入一个极小的酒盅状石窝子，于是这黄泥浆便反弹上来向高空激射。或者说，那压下去的本不是什么水，而是硬质的团块，而是炽热的岩浆；瞬间反射上来，化作了霰弹，化作了雷电，化作了气功，化作了“五四”学潮或金田村起义！我不知道氨基酸在生命起源时期发挥过什么作用，但我想，如此的高压和强力必然是氨基酸合成的重要条件；或许，这本身就化作了黄土高原上的生命基因，要不，炎黄二帝的大智大勇何至延绵五千年呢！

据介绍，这壶口瀑布的壶底，水枯时可见一岩石形似青色龙头，须角毕现，是壶口的千古之谜。人说这壶口要吼起来，无论水大小，声闻四十华里。但它不吼的时候，即使满河涨水也悄然无声。这也就怪了，问当地居民，皆闭口不敢妄言。

最神秘而奇怪的，是青石岸上的一排排石洞。这石洞浑圆整齐，仿佛出于圆规丁字尺的设计；其小者如豆眼、大者若缸盆；有浅不盈寸的，有深不见底的。这难道是鬼工神力的造作吗？不，仍然是这黄河水——饱和着泥浆和红沙的黄河水，亿万年来，以超常的比重旋流而下，无数个旋涡就这么认真作业。其力的扭矩，高速的摩擦，巨大的穿透力，而后成就了这些哲学的洞眼！饱学之士在这里愧作一团烂泥，无知之辈在这里顿开慧觉，朋友，去黄河玩儿吗？错了，那生命的图式严肃得让你掀不动照相机的快门……

虽然，经过激射和宣泄，它变得疲软而平静，它又沿着那窄窄的岩沟流走了，可它在壶口那儿暴露七情六欲的时候，谁能不说这是一条雄性的河、犷汉的河？

问岸边人家，它流走的河道怎么那么窄？

答曰：“六十米深呢！”

胡杨礼赞

这是一片翠绿的天空，几抹羽绒般的云丝儿在远处轻闲，巨大的透彻益显来自远古空间的寥廓和宁静。太阳不知在何处照耀，满世界一片光明。

地上是沙，轻细似浮尘，洁净如银粉。先是坦阔的平原，间或有沙的细浪闪烁。再就是无垠的大漠：沙的怒涛、沙的丘陵、沙的山梁、沙的峻岭……

沙以单调的图式演示着繁复的地貌交响曲，天的光滑碧嫩使人联想到远古世界的明净空气。

说话间就变了脸。远处浊浪滔天，恐怖的哨音如钢索带着倒钩从天空划过，生物的存在成为幻想，连微小的沙蚁也化为粉末。天上遍布洪流，一股一道的浪涡黑乌乌翻卷而去，伸手不见五指。所有的宁静和蔚蓝一瞬间就化作了喧嚣和恐怖，仿佛原来的纯真和圣洁只是魔鬼的陷阱和诱惑。

瞬间天寒地冻。

这就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远古时是印度洋的一个海湾，

后来喜马拉雅山隆起上升，这里变成了内海，再后来海水汽化而去，留下一个海的底盘，仍然有水的柔软和海的脾气。地理上叫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隔天山成天平状对称，准噶尔以北就是和俄罗斯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阿尔泰山，塔里木以南便是昆仑山系——这就是新疆地形上的“三山两盆”。

塔里木这口巨盆却是太大了，53 万平方公里！四周有雪山环绕，山脚下有雪水滋养，成连片绿洲，出水果出甜菜出棉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良牧场。这一圈往里收缩几十公里就是戈壁滩——一种布满砾石粗沙的特殊地貌。再往盆地中心去，百十公里，就是塔克拉玛干了！

大黄、大绿、大空间、大反差，我们的原始胡杨林就生长在这里。

这是一群身裹铁甲的战士，威风凛凛地守卫着祖先传下来的这块沙地，千万年了，变的是历史风云，不变的是它们的雄姿。它们不像内地的乔木，尽在树冠上做文章，它们尽量用有限的水分和养

料发育躯干，而坚决收束顶梢减少枝叶。它巨大的树桩三五壮汉不能合抱，粗硕的树皮是一种铸铁的质地，古老的裂缝可以轻易地放进去一只手掌，而瘦枝窄叶难以注释它的生命。塞北的砍头柳有它的形象，却没有它的风骨；岭南的古榕树有它的气势，却没有它的坚毅。说是地理的养育，可它的根下有沙而无土；说是气候的造化，可这里炎热时气温高达七十摄氏度，寒冷时又低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年降雨量仅百十毫米，有时竟连年无雨！

这就是它的家园。它长大了三千年不死！

为了抗御狂风，它的枝股在连接主干的地方长成一个大包，仿佛一圈强力的焊接点。为了躲避沙暴，它的顶梢决不往高处去，三米五米之外就横向分散。为了对付干旱，它只允许主干上的第一茬枝叶秉承遗传率性生长。这是比国槐叶稍大的带刺的小掌，往上就长成柳叶状针叶状以减少蒸发。为了寻找水分，它的根系发达，须根可以伸到百米之外。为了种族延续，它们互相掩护绵延成片。枝干里富含碱质，虫子就不来打洞；树皮粗厚，野骆驼也不啃咬！

它们贫穷，所以无人攀附；它们孤傲，所以没有朋友；它们处境险恶，所以没有花红鸟唱；它们不在显赫庙堂，所以无人谄媚供养；它们不开香花无有艳影，所以不招蜂引蝶……

所以，连塔里木河也叛变了！这个永无固定河床的家伙，哪儿的沙被风搬走它就到哪儿散布永恒的混浊的盐碱。如今，它改道了，改嫁了，孤零零将一片胡杨撇在沙原火坑。胡杨没有仰天哭喊、没有跪地乞求、没有抱怨命运和时世，它挺立着、沉默着。大沙漠一片宁静。

它死了，活了三千岁！

苍天依旧是苍天，沙漠依旧是沙漠，胡杨以它凝固的生命保存了三千年的生存档案，英雄的姿势永恒于天地。它铁的木质是历史，密集的年轮是朝代。某一年塔里木河断流，某一年雪水丰沛，年轮的圆圈是气象史连续等高曲线。云可以流散，沙可以移动，山可以沉降，地极可以不固定，但死了的胡杨用其惨白的骨架以历史老人的哲思永远重复着一个声音：永远的是家园，不变的是信念！

它死后，三千年不倒！

尖锐的沙暴，钢锉一般刮磨着它的身子；油盆似的大日头，当顶一股烈焰喷下来；西亚的寒流，狼牙虎爪一般又咬又撕；它的皮被一块一块揭掉，它的枝被一节一节折断，它的根被一条一条抽出，它赖以挺立的沙原，被一层一层掘走……终于，一个巨大的力量撞向地球，它倒了，击起的沙尘如原子弹爆炸，沉重的声响震动了雪

山。一条铁汉子倒下了，一群铁汉子倒下了，不屈的枝杈怒指高空，翘起的主根如烈士僵硬的腿骨！

古战场的悲壮气氛弥漫天地间。没有刺刀，没有血，没有坦克，没有火焰喷射器，但地上布满弹坑，树桩上横斜着刀斩的白茬。夕阳在云层间激射，远处沙烟滚滚。旷古未有的一场浩劫发生于鸿蒙初辟的岁月，人在那时候尚茹毛饮血。

它倒了，三千年不烂！

当喜马拉雅将古塔里木湾切断的时候，人类之初为鱼为鳖；当塔里木作为内海被蒸干初显沙浪的时候，人继之为猿为猴；当胡杨以九千年为一个单元将身躯沃肥沙地的时候，人已为人且已经学会了破坏臭氧层灭绝物种。愚钝的胡杨只知忠守家园，聪灵的人类却精于残害地球。一个永恒的质问就由一棵老胡杨传给一棵子胡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灵长之首们却竞相屠戮地球母亲：切断脉管，掏空内脏！那么，在胡杨时间单元的下一个九千年，人或为蚤为虱难道不是可能的吗？

可胡杨依旧是胡杨，长大了三千年不死，死掉了三千年不倒，倒下了三千年不烂，烂掉了三千年不腐，腐化了又肥沃沙漠三千年！

一个巨大的良性循环。胡杨以其生命和身躯填补大地母亲的贫

瘠，其永恒执一的精神取向难道不是进化史上的大智大慧吗？

面对塔克拉玛干这片死树枯根，我说：小人儿，跪拜吧，你是万物之灵，但和这木头比起来，你永远只是个小！

库尔勒的黄昏

榆叶梅的叶子上弹跳着赤色，那轻柔的枝条就散发着金与碧的辉煌。似风无风的样子，杨呀柳呀就情懒懒等待着星月的梳妆，云彩似晚礼服挂在天边。骄横的日头王子玩得累了，歪歪地斜倚在天山的脚丫子上打盹。天山上有雪，山脚下有羊粪，羊粪腐败了，散发出酒精样儿的甘醇。内地的美学概念到了南疆你得逆向着理解。

孔雀河穿城而过，抖金摇银的样子很像一位大款。大款黄昏出门干什么，遛狗？去赴夜生活？可孔雀河不懂这种消费，它以自己的素净滋养两岸瓜果，无污染的雪水把一河清芳带给满城人家。河水清灵，淘摇了满天星月苍穹就永远透明；水质甘淳，库尔勒的香梨就誉满人间；还有那唤作“五道黑”的淡水鱼，肉似雪、味如栗，外来的客人就愿意到博湖去当上门女婿……

——太阳消失的地方留下一抹白光，雾上来了。郊外的戈壁滩青幽沉重，几位骑自行车的姑娘飘扬着彩艳的衣裙；远处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演绎着远古的造化，昆仑山迎候着西王母和秦穆公的又一次约会。